

【生活直击】

□刘增人

我和一帮老哥们儿居住的这楼群,是1996年完工的,我们大都是第二年才住进来。“乔迁”之初,颇有几次蒙受“梁上君子”们的访问。非常抱歉的是,诸位竟然一无所获。有的朋友睡觉没关严窗子,窗前的裤子给“钓”将出去,裤兜竟然空空如也,钱夹里也只有硬币数枚。此后,就非常安全地过了好多年。有分析人士指出:人家那一“界”,虽然不乏单兵作战的主儿,但群体行动好像更多,情报工作也相当发达,最后肯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帮“老教授”,虽然说不上是“穷光蛋”,但油水的确实不多。人家重点考虑的笔记本、电脑、金银玉石首饰、高档名牌手机、大额现金等,就更没有可能得手。听到这类分析,老弟兄们心里颇有一番“五味杂陈”,既庆幸尚未成为“重点照顾对象”,又不免慨叹自家与新贵、土豪们的差距。尤其是家有长期病号或子女们属于“下岗”序列的哥们儿,看到与时俱进的物价和“护工”的费用,总是难免

【域外走笔】

□社春

作为海外华人,作为少数民族裔,遭遇种族歧视,在所难免。歧视是公开的秘密。

在西方,虽然公开歧视的言行被视为犯法,甚至有人因此失去工作,但人们内心对某个族群的歧视却不受制裁。大人虚仿,童言无忌,像很多华人儿童一样,我上小学的儿子常常遭遇来自同伴的非法歧视。

有个孩子叫达尼罗,六年级,比儿子高两级,经常在上学校路上怪腔怪调地讥笑儿子,学中国人说话,或者与五六个孩子合伙起哄。8岁的孩子已经有很强的自尊心了,这件事成了儿子的心病,跟我说了好几次。

我本想忍忍算了,可是有一次,达尼罗很过分,居然凑近儿子,把自己的两眼拉成两条细缝儿,当着众人的面说“你们都这样”。

我终于忍无可忍,气冲冲地去找他的班主任。听我说完后,老师说:“这事不是在学校发生的,学校不好管,这是校规。你最好找他的家长谈谈。”老师给了我电话号码。

回家打电话,准备好好教训他爸一顿,提醒他今后最好管好自己的儿子,否则就不客气了。出乎意料的是,达尼罗的爸爸听我火冒三丈地讨伐完了,语气意外地平静。接下来的席话仿佛夏天里的一阵微风细雨,浇灭了我心头怒火。“我能理解您的愤怒。我本人也是移民,12岁时随父母从墨西哥移民到荷兰。当时荷兰的移民不像现在这么多,我是班上唯一一个外裔,加之语言不通,很多同学对我另眼相看,那种感觉的确很糟糕。”达尼罗的爸爸说。

人很奇怪,当对手无意对抗,主动退让时,你会油然而生出自省反省之心。

“请问,您儿子多大了?”他问。

听说8岁,他又问叫什么,大概是为了回家跟达尼罗核实一下这事的真假。他又说:“你儿子8岁还太小,尚无经验应付诸如如此类的伤害事件。但他必须学习,直到学会自如应对。毕竟,在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并不同情弱者,能帮助自己的最终只能是自己。”

“爱恨就在一瞬间”

退休了,专业的界域越来越淡化,而共同关注的事件则越来越集中,好像也越来越纯正,家国天下、健康养生,几乎是人人热衷议论的话题。

见面就讨论退休金如何慢一点贬值的问题。

后来,不知是他们情报失灵,还是队伍更新,或是在邻近的楼群里颇有“斩获”,我们这里又开始有人光顾了;当然还是我们应该表示歉意。不过想想也挺吓人的,这里的居民,七十上下还是“年轻人”,八十上下亦难称老者。不管是否抱病,大家都没有任何“战斗力”,这绝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昨天下午,两位素昧平生的公安同志居然上门免费给安装了“防盗栓”!他们说,这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偶发事件”,但毕竟安全度高一些。不怕丢点东西,就怕有人受到伤害……这事做到我们心里了,这话说到我们心里了。栓子不大,但情谊殷殷。

去年夏秋之交,老哥们儿交谈的话题突然集中起来,那就是我们那超常稳定甚至多年间“风雨不动安如山”的退休金,有可能“涨一涨”了!大家伙猜测着“涨”的力度,谁不希望多一点再多一点啊?走在去年整修一新的宽大平整的

柏油路上,有的慷慨陈词,有的指手画脚,早就沉浸在心底的希望,一经搅动,又泛起种种浪花和泡沫,五光十色,形形色色。前不久,又听说近期可能有所“补贴”,正值岁末,真是不无小补。虽然还是没有物价那么疯狂,但“涨”总比“落”好呀。走在刚刚整修一新的楼间小路上,看到路边一水儿深碧的红叶石楠,石楠后面齐齐整整雪白的围栏,还有无需出院就能够运动的健身器材,还有空前光明的路灯,开始感觉退休大学教授宿舍并不比电视上热心宣传的模范小区、美丽乡村差多少了。

退休前,这帮老头儿、老太太,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有着颇为不俗的造诣与成就。退休了,专业的界域越来越淡化,而共同关注的事件则越来越集中,好像也越来越纯正,家国天下、健康养生,几乎是人人热衷议论的话题。哪里又有大老虎落马了,身价几亿!哪里又有“房X”被查了,名下房产几十处……快意之余,偶然会感觉自己的钱包仿佛被蛀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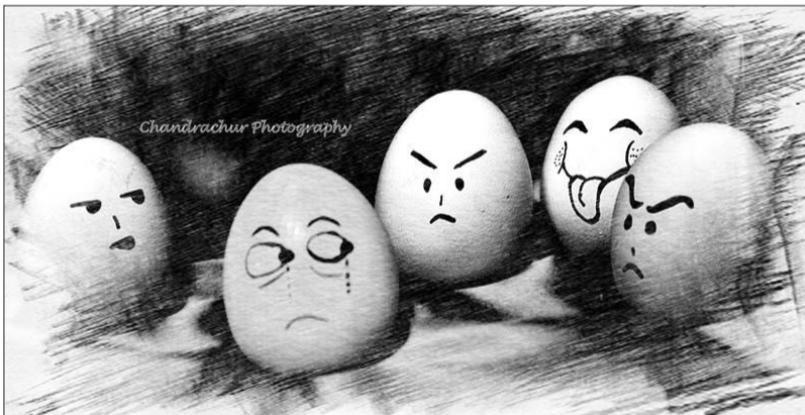
不少,心头难免一紧,就特别期望中央拿出更治本更严厉的举措。我们那位“邻居”越来越猖獗的挑衅以及他们背后那只异常巨大的黑手明明暗暗的操控与挑动,更是老哥们儿异常关注的热点。年纪大了,手脚都不灵便了,扒飞车、搞机枪的体力活儿,肯定是干不动了;眼神也不济,夜行军、炸炮楼等技术活儿,估计更够呛。但是,如果“最危险的时候”真的来临时,老骨头未必就派不上合适的用场!不少人非常自信:“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决不仅仅是陆游的诗境!

短文已经不长,只是还没有标题。忽然想起李玉刚唱遍大江南北的一句歌词,道是“爱恨就在一瞬间”,似乎有一点接近。当然并不切题,文字也杂乱无章。但谁还会和一个毫耄老者计较文题是否吻合,文字是否雅驯?就这样吧,我想。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在荷兰遭遇歧视

我应该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无论他曾经如何顽劣,无论他的肤色如何,种族如何,信仰如何。唯有爱,才能感化心灵。



电话的这头,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墨西哥男人说的是对的,他比我更理智。

只听他又说:“不过,请放心,我会好好跟达尼罗谈谈。因为他自己也是混血儿,也是外裔。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他也需要学习。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容易惹麻烦。”

感动之下,我差点儿放弃原则,真有点后悔自己当初太较真,干吗非要跟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治气?于是我说:“很感谢您能理解我,我先替儿子感谢您。不过希望您回家不要对达尼罗太严厉,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谁知他哈哈一笑,再次给了我一记心灵震撼:“怎么会呢?我爱他胜过一切!我能理解达尼罗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初入社会,内心没底。因为害怕被同伴歧视,唯恐被群体孤立,所以才如此装腔作势,聚众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目标,借以掩饰内心的恐惧。他很清楚自己是少数民族,最担心的是不被同伴接纳,就像我当年一样。”

得,因为这个墨西哥男人的宽宏大量、处事公正,善于体察、与人为善,我也上了深刻一课。尽管在这件事上,我和儿子没有任何过错。

此后,达尼罗在路上再见到儿子,变得一言不发,只是盯着他看。见了我也是一样,仿佛我们是怪兽。虽然不说话,但眼睛里明显地写着排斥和防范。我完全猜得出他们父子之间的对话内容。这个年龄的孩子已

经试图挣脱大人管束,开始进入青春反叛期了。

接下来的一个偶然事件,彻底打破了我与达尼罗之间的关系。达尼罗家住得离我们不远,附近有个超市,大家经常碰面。一天放学后,我见他正兴冲冲地与同学一起买了两个大奶油蛋糕,还有一大摞比萨。我问:“达尼罗,买这么多蛋糕,有人过生日吗?”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主动跟他打招呼,表情自豪地说:“我过生日!”看来,能够自行支配这么大一笔钱,亲自采办自己的生日用品,他很有成就感。我入生随俗,伸出手说:“祝贺你!”他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走了。

那一刻,我想也许永远都无法走进这个墨西哥裔男孩的内心里!古人云“非我族类,其心必殊”,也罢!

不曾想,五分钟之后,事情才有了转机。当我走出超市,看见达尼罗正和同伴手忙脚乱地试图把六七盒食品捆在小小的自行车后座上。到底是孩子,做事没头没尾,事先也不知道准备个袋子。我说:“达尼罗,你这样会把生日蛋糕搞烂的。不如你去店里拿个空纸箱,我帮你装。”一切自然而然。

他抬头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放下蛋糕,去超市门口拿来一个空纸箱。我一看大小,又换了一个大点的纸箱,把蛋糕稳妥妥帖地放好后,又把纸盒口封住,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嘱咐他骑车小心。

一切停当,他骑上车呼啸而去,居然连声谢谢都没说。我内心升起一股凉意:这孩子怎会如此冷漠无情?看来歧视是刻骨铭心的。也罢,如果今后再骚扰,告诉儿子不理他就行了。

就在这时,只见已经骑出一箭之地的达尼罗,突然回过回头来,对我灿烂一笑,露出一排小白牙:“谢谢您!夫人!”我注意到他的措辞非常优雅,居然用了很正式的“夫人”一词。

看着这个与我屡次过招的半大不小的男孩一阵风地离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欣慰:我应该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无论他曾经如何顽劣,无论他的肤色如何,种族如何,信仰如何。唯有爱,才能感化心灵。

消除歧视的唯一办法是先爱别人,而不仅仅是依赖法律条文。此后每当走在上学路上,遇到达尼罗和他的同伴,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他则一如既往地采用那个优雅的礼貌用语:“夫人,早上好!”一旁的儿子说:“妈妈,不知道为什么,达尼罗现在对我可好了,在学校还教我踢球呢!”

我以为整件事就这样大团圆了,谁知儿子又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妈妈,你说,达尼罗为什么变化这么大,这么快呢?”这是个好问题,还等我回答,儿子说:“我知道了!今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我也要像妈妈一样!”

我说:“好儿子,没错!记住,遭遇歧视,永远不要沉默不语!”(本文作者为旅荷华人)

上周一,照例繁忙,QQ、微信、短消息各种乱闪。突然跳出一个对话框,一个熟人说:“在机场,和客户聊天,听说他们公司有好多同事在大马的飞机上。这是第一次,觉得我与空难如此之近。”

我怔住,还没想好要如何回应,腾讯新闻跳出来:“湖北某地27岁X X X确认在MH370上,其为剑桥博士,新婚仅1月,父母已赴京。祈福!”我不知不觉看了好几遍,心里冰凉冰凉: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个年轻的男孩,不知是哪所大学毕业,也许我有哪一位教授同学曾经教过他;他在剑桥住在哪里,我的一个女友去年刚刚去剑桥做了访问学者,也许与他点头打过招呼或喂过同一只鸽子;甚至,就在这一刻,我的熟人与他的父母就在同一个机场……不想想了,不想想了,还有好多工作要做。面对灾难,我们大部分人宁愿效仿鸵鸟,把头深深地埋进土里,假装眼前这宁静的黑暗就是全世界。

【人生随想】

钟声
它为你而鸣

□叶倾城

我第一次接触到灾难后的遗留人,是我小学毕业那一年。邻居有亲戚小孩要来过暑假,早有嘴长的街坊在传:那是个唐山大地震后的孤儿。暑假何其无聊,能来个新伙伴,简直像“天上掉下林妹妹”,整个大观园都为之开启。何况我从小看《雾都孤儿》、《远大前程》、《苦儿流浪记》长大,孤儿在我心目中就是不羁如风的行者、大地上的旅人。只是我亲爸亲妈都在身边,抚养我的不是叔叔婶婶,否则我也随汤姆·索亚在密西西比河徜徉,或者带着心爱小狗踏在黄砖路上,像多萝西一样向翡翠城出发。

他来的那一天,左邻右舍的小孩都围在那家的房前屋后,我挤在背与颈之间,看到的是一个缩小的男孩子,有一种离奇的瘦骨嶙峋,一根根骨头都撑开来,像把伞。他头发像野草,眼神呆滞,看人的样子就像没有看。我前面有人捂住鼻子,说:“臭,臭,他身上臭。”小孩不理我们,他谁也不理。

晚上,家人在饭桌上叹息他的命运:他父母双亡,在不同的亲戚间辗转。终于没人养他了——大家各有各的困难。于是众位舅舅、阿姨、叔叔,伯伯决议:要送他去孤儿院。这一个暑假,就是他们给他最后的亲情记忆,一桩额外的大礼。

当时的我怎么想?已经无法描摹了。我只知道那之后我没羡慕过任何孤儿,连林黛玉都不想做。悲剧即使以诗或小说的方式书写,仍然是悲剧。

我慢慢懂得:灾难往往发生在瞬间,却会以极其缓慢的方式扩散。校园里踽踽独行的老夫妻,购物车拖得很吃力,所有人看到就记起,他的女儿在多年前猝逝。萍水相逢的男孩子,说东说西,突然问我我还记不得某一年一场火灾——他说,网上有报纸链接——葬身火海的,是他也至爱的人,他一生的家与温暖。也会有人断断续续告诉我,某一年韩国空难的失踪人员里,有他们工会主席的儿子;有一个最要好的阿姨,就在那辆出轨的动车上……

灾祸无处不在。我们以各种方式与他人的苦难有关。痛苦会像滴在水里的血,缓缓的,越来越浅,越来越淡地扩散。也许到最后看不见了,但每一滴水都尝到了腥咸的味道。

所谓同情,就是“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的感情”。我们不是为别人的父母子女而哭,而是透过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亲人。我们为之痛哭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我们要祈福的,也不是不相干的陌生人,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如交朋友。

因为我们就是他们:“没有人是独自存在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洪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蒙受损失,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本文作者为著名专栏作家)